

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新石頭記

## 第一回 逢舊往事怪迷離 睹新聞關心驚歲月

大凡一個人，無論事業，撰文章。那出色當行的，必能獨樹一幟。倘若是傍人門戶，便落了近日的一句新名辭，叫做：「倚賴性質」，並且無好事乾出來的了。別的大事且不論，就是小說一端，亦是如此。不信，但看一部《西廂》，到了《驚夢》為止，後人續了四出，便被金瓶罵了個不亦樂乎。有了一部《水滸傳》，後來那些續《水滸》、《蕩寇志》，便落了後人批評。有了一部《西遊記》，後來那一部《後西遊》，差不多竟沒有人知道。如此看來。何苦狗尾續貂，貽人笑話呢？此時，我又憑空撰出這部《新石頭記》，不又成了畫蛇添足麼？按《石頭記》是《紅樓夢》的原名，自曹雪芹先生撰的《紅樓夢》，《綺樓重夢》……種種荒誕不經之言。不勝枚舉。看的人沒看一個說好的。我這《新石頭記》，豈不又犯了這個毛病嗎？然而，據我想來，一個人提筆作文，總先有了一番意思。下筆的時候，他本來不是一定要人家贊賞的，不過自己隨所如，寫寫自家的懷抱罷了。至於後人的褒貶，本來與我無干。所以我也存了這個念頭，就不避嫌疑，撰起這部《新石頭記》來。看官們說他好也罷，醜也罷，左右我是聽不見的。閑話少提，言歸正傳。且說續撰《紅樓夢》的人。每每托言林黛玉復生，寫不盡的兒女私情。我何如只言賈寶玉不死，幹了一番正經事業呢。雖然說得荒唐，未不可嘗不可引人一笑。看官們，且聽我講上一個引子來：

定國安邦，好少年，雄心何壯，彈丸大的乾坤！怎當得風雲莽撞；三尺長的龍泉，卻出萬丈光芒。大好的日光、月光，只可惜隔著了二三百層魔和障，害得人熱如狂！如狂！害得人熱念如狂！好頭顱，沒處商量安放，只剩得熱淚千行，熱血一腔，灑到東洋大海，翻作驚濤駭浪。猛回頭，前事盡荒唐！甚的是，文場、戰場，名場、利場，算將來，不過是五千年的一本糊塗帳。

且說那年賈寶玉帶了賈蘭去下場，等到三場完畢，出場時候，茫茫大士、渺渺真人，早在場外候著，要帶他去歸真返璞，所以賈蘭一回頭，便不見了他。須知他已經悟徹前因，一朝擺脫，所以任憑家中人等，鬧到馬仰人翻，都是弁而不顧的了。大士、的了。大士、真人先引著他趕到毗陵驛，叫他別過了父親賈政，然後把他送到大荒山青埂峰下，結了一個茅庵，叫他苦修起來。

從此又不知過了幾世，歷了幾劫，總是心如槁木死灰，視千百年如一日。也是合當有事，這一天，賈玉忽然想起，當日女媧氏煉出五色石來，本是備補天之用，那三萬六千五百塊都用了，單單遺下我未用。後來雖然通了靈，卻只和那此女孩子鬼混了幾年，未曾酬我這補天之願。怎能夠完了這個志向，我就化灰化煙，也是無怨的了。如此凡心一動，不覺心血來潮，慢慢的就熱如焚起來，把那前因後果盡都忘了，只想回家走一趟，以了此願。卻又自己想著已經做了和尚，剃了頭髮，這個尷尬樣兒，如何去得？非但父親見了要動怒，就是姐妹們看了，也嫌我醜。不如耐過幾時，蓄了頭髮發再去罷。立定主意，就一天一天的養起頭髮來。

說也奇怪，從前他苦修時，不知歷了幾世劫，就如過了一日似的。如今要養起頭髮來。卻一日比一年還難過。天天只盼頭髮長，那頭髮偏偏不肯長的快。恨得他每日在家長吁短歎。好容易捱了一年多。養得了尺把來長，將就可以辮起來了，心中十分歎喜，胡亂辮了。打開包裡，看見那取來換了。又帶上那塊寶玉。無意中在衣袋裡掏出一樣東西來，取來看，卻是年向紫鵲討的那一面小鏡子，就拿來一照，覺得自家模樣兒，依然如舊。於是，整頓衣裳，出了茅庵，不辨東西南北行去。

心中只盼遇見了人。可以問路。誰知盡著行去，偏偏一人不見。看看已經日落西山，也不知走了多少路，喜得腳力尚不見乏，回頭看時，連青埂峰的影子也不見了。此處又不知是何所在。正在徬徨之際，猛抬頭看見頭上一塊烏雲，愈散愈大，不一惠便灑下兩來。急寶玉蹣跚道：「今番坑了我也！這裡四面都沒有人家，往那裡躲一惠兒呢？」沒了主意，只得發腳跑。跑到前面。見著一個樹林子，便急急的轉入林子裡去。他心中本望林子裡，或者有了個人家，可以躲避躲避。到林子裡時，抬頭一望，雖然沒有人家，卻喜有一座破廟。寶玉此時如獲至寶，連忙跑了進去，只見這廟山門已倒，門下勢難避雨的了，只得跑到殿上去。

此時已是薄暮天氣。這廟的四面，又圍了些參天老樹，把那殿上遮得黑魃魃的。寶玉來得匆忙，才跑至廊下時，便踢了一件東西，絆了一交。正要起來，忽的一聲。腳下先站起一個人來。罵道：「是那一個忘八羔子沒生眼睛的，踢你爺一腳！」寶玉正要向那人陪小心，忽聽他的聲音，十分耳熟，不覺定眼仔細看了一看。那人也細細的打量寶玉一惠，忽的走近一步，攬著寶玉道：「哎呀！我的祖宗小爺，你也有出現的一日了！奴才該死！」原來此人不是別人，正是跟隨寶玉的焙茗。

寶玉大喜道：「你為甚走到這裡來？這裡是什麼地方？」焙茗道：「爺走子多少時，怎麼還是這麼著？自己走的什麼地方，還不知道？」一面說著，往外望了一望。在這半光半黑之中，瞥見那東倒西歪的山門，不覺大驚道：「不好了！我睡糊塗了，怎麼叫人家弄到言個所所在來。二爺，此刻是什麼時候了呢？」寶玉道：「好糊塗小子！怎麼連時候都睡忘了，此刻不是黃昏時分了麼？」焙茗道：「不好了，我昨夜睡的很早，怎麼把今兒一天都睡過去了？眼見這是個破廟，沒有人的了，怎麼弄個火來才好。」想了想，喜火鑰包還在身邊，掏了出來，拿起火石亂打，迸了許多火星，只是那火絨燃不著。心中焦躁，不免四下裡去摸索，摸到東邊，得了一扇小門。推門進去，原來裡面另是一個院落，還有兩間小屋，屋裡射出光來。焙茗喜道：「有了人了。」便跨進屋裡去。只見一個老道士，蹲在地下燒火。抬起頭來，看見焙茗，嚇得「呀」的一聲，躲到角子裡去，口中不住的叫菩薩。焙茗詛道：「我好好的人，怎麼叫起菩薩來？」那道士道：「你不是倒在廊下的仙童麼？」焙茗沒做理惠。必聞得那鍋裡透出一股粥香，驟覺得饑火中燒，巴不得拿來就吃。忽想起寶玉此時想也餓了，不如請了進來，同那道士要一碗吃，胡亂混過今夜再說。想罷出來。請了寶玉，一同進去。

剛走到小門時，忽見一個人裡面出來，擦身而過，一溜煙如飛的往外就跑。寶玉吃了一驚，也不知道是什麼緣故。跟了焙茗到了那屋裡，焙茗看時，那道士已不見了。走到裡間一看，也是無人。寶玉此時有了光。看了焙茗一眼，嚇了一跳道：「你這小子，怎麼鬧的這個樣兒？」焙茗道：「醜麼？」寶玉取出那小鏡子，叫他去照。焙茗照了，只見臉上的塵垢積了有一分多厚，自己也覺得吃驚好笑。連忙放下鏡子，四面去找臉盆、手巾，又去找著了水缸，也不管冷熱，洗刷了一回。覺得身上也都是塵土，只得脫下衣裳去抖，一面罵道：「是那個八羔子作弄我的！」抖過了穿上，方找出碗箸來洗過，盛了一碗粥，伏侍寶玉吃。

寶玉吃了一碗，便不吃了。又問：「這粥是那裡來的？」焙茗道：「爺別管，吃了再說。」寶玉又問：「這裡到底是什麼地方？」焙茗此時餓的了不得，一面盛粥吃，一面說道：「自從爺不見了，家裡的人，鬧了個雞飛狗走。上頭呢，自太太起沒有一個不是哭的。我們底下的人。是天天在外頭混找。後來放了榜，爺中了第七名舉人。」說到言裡，忽道：「那時候鬧的皇帝也知道了，下了旨意，叫各衙門一起訪尋，已經出家了。太太起先信了，又到後來老爺回來了，認錯了人。於是又叫找尋起來，京裡是找遍了，近京一帶也找遍了。又派人分頭到南邊來找，我派到金陵。因為恐怕爺一時高興，回南邊府第住幾時，故叫我來了。我入了金陵境內，天色已晚，城還有十多裡，恐怕趕不上城門，所以到了一個什麼玉霄宮投宿。那玉霄宮金碧輝煌，十分顯煥，有一百多道士。他們就留我在廂房住宿。不知怎麼一睡，就睡到這個時候，又怎麼睡到這裡來。那我可糊塗了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吃完了粥。寶玉也是怔怔的莫名其妙，問道：「這個粥又是誰的，怎麼這裡沒一個人？」焙茗道：「爺且別問這個。這裡面有牀鋪，且進去胡亂睡一宿，明日好進城，回自己府第裡去。」寶玉依言，焙茗便拿了進來。

寶玉來到裡間，只見窗下放著一個方桌，桌上橫七豎八擺了幾本書，就坐在旁邊，順手取過一本書來，要想坐著看書解悶。翻開來一看，是一本《封神榜》，放過不看。又取過一本，卻是《綠野仙蹤》，這些書都沒有看頭。又見那邊用字紙，甚是古怪，攤開看，上面橫列著「新聞」兩個字。聞字旁邊破了一個窟窿，似乎還有一個字，卻不知他應該是估什麼字了。底下卻是些小字，細細看去，是一篇論說。看到後面，又列著許多新聞時事，不覺暗暗納悶。拿了這張紙，翻來覆去的看了又看，也有可解的，也有不可解的，再翻回來，猛看見第一行上，是：大清光緒二十六年人口口日，即西曆一千九百零一年八月口日，禮拜日。不覺吃了一大驚。

要知驚的是什麼？且聽下回分解。